

卷四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祭天地桃園結義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司徒胡廣六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
誅之。機事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
十五日。帝在梁。群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
蛇倒於丹墀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水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等
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如何

北平濟北下寨高

總評

觀郭嘉所論袁紹十敗曹操十勝人能一一自檢其身去紹之敗
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矣若止在表曹身上比較是代
鬼作生活也讀三國志者當作如是觀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四

呂布敗走下邳城 第十九回

寡不敵衆
公亦有
必疎謀

糜竺
糜竺

高順引張遼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出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
應。呂布引軍背後殺來。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玄德引十數騎回
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却要
放箭。又恐怕射了玄德。被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窺城裏數騎來迎。被
布一戟一箇殺得盡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
後火起。到家不及。逕穿城而過。出于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
首。糜竺出迎。跪于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吾聞大丈夫冤讐不
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
惜。玄德嘗想轅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
與玄德舊曾拜義。安敢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安

覽是呂
布

批言三國志

卷之四

安
後
尋
野
味
不
得
殺
其
妻
以
食
之
玄
德
曰
此
何
肉
也
安
曰
乃
狼
肉
也
二
人
飽
食
天
晚
夜
宿
至
曉
辭
去
後
院
所
馬
見
殺
其
妻
于
厨
下
臂
上
盡
割
其
肉
玄
德
問
之
方
知
是
他
妻
肉
痛
傷
上
馬
欲
帶
劉
安
去
安
曰
老
母
見
在
不
可
遠
行
玄
德
謝
了
遂
取
路
出
梁
城
忽
見
塵
頭
蔽
日
漫
山
塞
野
軍
來
到
玄
德
迎
之
乃
是
探
軍
也
直
到
中
軍
旗
側
下
馬
拜
迎
操
亦
下
馬
之
說
失
沛
城
散
二
弟
呼
老
小
操
亦
下
淚
更
說
劉
安
殺
妻
為
食
之
事
操
令
孫
乾
以
金
百
兩
賜
之
軍
行
至
濟
北
夏
侯
淵
等
迎
接
操
入
寨
說
兄
指
其
一
目
卧
病
未
痊
操
臨
卧
處
視
之
令
先
回
許
都
調
理
一
面
使
人
打
聽
呂
布
見
在
何
處
人
報
云
呂
布
與
陳
宮
藏
霸
結
連
泰
山
寇
兵
犯
兗
州
操
令
曹
仁
引
三
千
軍
打
沛
城
操
提
二
十
萬
軍
馬
與
玄
德
來
戰
呂
布
軍
至
山
東
界
口
路
近
蕭
關
敵
軍
攔
住
乃
泰
山
寇
孫
觀
吳
敦
尹
禮
昌
孫
三
萬
餘
兵
四
員
將
立
于
陣
前
操
令
衝
陣
許
褚
飛
馬
舞
刀
而
去
四
將
一
齊
來
迎
許
褚
抖
擻
精
神
四
員
將
迎
敵
不
任
四
散
奔
走
操
乘
勢
掩
殺
追
上
蕭
關
去
了
人
報
呂
布
布
此
時
已
回
徐
州
布
欲
往
沛
城
救
高
順
布
喚
陳
珪
父
子
令
守
徐
州
布
帶
陳
珪
之
子
陳
登
同
去
珪
與
登
曰
昔
日
曹
公
曾
言
東
方
事
盡
付
與
汝
今
布
將
敗
可
方
圖
之
登
曰
外
面
之
事
兄
子
為
之
備

置呂布鬻竺二寶劍一口。但登門者即斬之。糜竺保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散玄德軍，自投山東兗州境上。番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进城。關張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軍來趕，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于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飲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問是同宗豫州牧至，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所馬見殺其妻于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塞野，軍來。到玄德迎之，乃是探軍也。直到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之說失沛城散二弟呼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指其一目卧病未痊操臨卧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見在何處人報云呂布與陳宮藏霸結連泰山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提二十萬軍馬與玄德來戰呂布軍至山東界口路近蕭關敵軍攔住乃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孫三萬餘兵四員將立于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許褚抖擻精神四員將迎敵不任四散奔走操乘勢掩殺追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布欲往沛城救高順布喚陳珪父子令守徐州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珪與登曰昔日曹公會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方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兄子為之備

七

不既登有
陳之

子弄呂
兒可
布不

急亦
急

批語三原
卷之四

呂布敗回。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見自有脫身之計。瑋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腹頗多。登曰：兒子亦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死攻，先思退步，將錢糧移于下邳。下邳地理志云：東海郡下邳縣張良遇黃石公于此。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是也。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下邳城，將船隻運粮草金帛，布同陳登先來蕭關救援。布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去，看曹操虛實，主公却纔可行。布曰：何謂也？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寇心，未可托也。布曰：登于吾有益，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臧霸等接見。登曰：温侯深怪汝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目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也。吾等緊守關隘，教主公深保沛城。登上關望之，見操軍逼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早辭回來。陳宮曰：關上無妨，可教温侯去守沛城去。登遂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城。將軍黃昏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來約陳宮舉火為號，內外相應。登先到，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遂引眾人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火為號，呂布乘黑殺來，操軍掄入關中，陳宮一軍和呂布軍自相掩殺。曹兵又到，孫觀、吳敦等各自四散，領軍去了。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城邊叫門，城上亂箭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城池，今依舊還。主布問曰：陳瑋何在？竺曰：老賊吾已殺之。呂布回顧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主公尚自執迷，而問佞賊乎？軍士中道尋陳登不見。布與陳宮來投小沛，行至半路，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某等急來救解。宮曰：此是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進兵小沛，曹操先令曹仁引軍已襲沛城。呂布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

言曰吾乃漢臣安肯事反賊也。布轉怒忽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高順孫之見一隊人馬當先一將豹頭環眼燕領虎鬚幽燕承郡人。張名飛字翼德高順交戰不利退走入陣。飛衝入陣來。呂布奮怒來戰。張飛正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軍突入。呂布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操兩軍殺來。呂布人困馬乏。又一彪軍攔住路。乃大刀關雲長也。止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交戰。背後張飛趕來。聲吼如雷。布衝走。忙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馬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嵯峨山落草。為寇。二人來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于地。各叙禮畢。同操入徐州。操接見言家屬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操設一大宴。操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居左。陳珪居右。文武等官各依次坐。操言陳珪父子之功。加十縣之祿。以供之。登授為伏波將軍。操得徐州大喜。

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收拾軍馬。取淮南。迳路來。邳郡。呂布在下邳。自為糧食足備。以資于內。泗水之險。泗水原出以拒于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一擊皆落泗水也。中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笑而出。越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十餘將。皆披掛鐵鎧。直到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存麾蓋下。以鞭指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奉先結婚表衛。吾故領。

卷之八

兵至此實為術也。倘有反逆大罪，君有討董卓之功，若能倒戈降之，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位，而富貴可取，功名可立。若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不分，悔之晚矣。爾可察之。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量。陳宮在布側，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面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來殺陳宮，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呂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主諍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臺教我拒操之策。宮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宮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安肯不從？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軍出屯為勢於外，官將餘眾閉守于內，操若攻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于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綿衣。妻嚴氏曰：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犄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公臺如赤子，猶捨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操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必從之。遂三日不出。宮入見布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曹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猛將出絕糧道。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斷之，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然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官順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官順必不同心，其守城池如有差失，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

呂布所
殺

將軍詳聽勿被官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參
私藏妾身。今須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里，言畢痛哭。布愁悶不決，入
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
戟赤兔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
詭計，吾未敢動官長，歎而出曰：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靜軒以詩
之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社鼠城狐棄塞垣。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事
婦人言。

布終日不出，只守嚴氏貂蟬，飲酒以解愁悶。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植
求見呂布，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今表術在淮南，
大振舊會，許女為婦，將軍何不求解？衛兵一至，內外攻擊，操兵必
矣。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汜楷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
得去。布教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許汜上檣，辭了呂布。

人
聚

張遼在前，郝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林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
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楷去了。張遼回來，
雲長攔住，各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侯成出城引兵救護。張遼
回來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表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
命，賴吾婚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奸計，以致如此。明公許
訖納之。術曰：汝不是操軍困逼甚急，豈肯以女許吾之子？汜曰：明公
今不救布，布必敗矣。布若一破，明公亦破矣。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
先送女，然後傾國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連日
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後。郝萌結束了，夜過玄德寨，正
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至城邊大呼，
城上救人，折了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玄德問

一。知。事。長。一。

一。用。使。一。

丁押往大寨見操。請說求救袁術。許女為婚。操怒。教推出斬于軍。因喚王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呂布。并將士者。亦按軍法處治。各寨雖然晝夜不寢。玄德至寨。分付閔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用心。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提了呂布。徒將不賜重賞。反相說嚇。玄德曰。非也。曹操統數十萬雄兵。不以軍令。何以服人。弟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却說氾楷見呂布言袁術先欲得兒婦。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氾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氾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可出城。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可以上馬。布教張遼候成。引三千軍馬。安排一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你兩個去。次日天晚。呂布將女以縲紲身。用甲包裹。布遂上赤兔馬。負女于背上。手提畫戟。時正二更。夜月微明。放開城門。布當先出馬。張遼候候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聲響。雲長攔住去路。大叫休走。戰不十合。布刺斜便走。張飛早引一軍來迎。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而走。玄德自引一軍又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傷着。不敢來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箭如雨點。眾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回下邳。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箇。布歸城中。心下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楊醜殺之。醜將頭欲獻丞相。却被張揚部將賈固殺之。反投大城去了。操遣史渙追斬之。操聚眾將曰。吾圍下邳。不克下邳。北有西涼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使吾食無其味。幸爾張揚自滅。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荀攸急止曰。不可。某觀呂布有勇而無謀。今屢戰皆敗。銳氣墮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奮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急速攻之。布必可。

此。平。三。第。五。

六。一。四。

酒
酒
酒

獲也。郭嘉曰：其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雖勇，不能逃也。荀彧曰：莫非决沂泗之水乎？嘉曰：不然。操大喜，差一萬人，即决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滙下邳。下邳城中，衆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登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傷身體，容顏銷瘦，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斷之城，中但飲酒者皆斬。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人盜去，欲獻玄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就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詣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獵得數猪，未敢先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召將士會飲，作兄弟同謀伐我也。推出斬之。高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諸將回，且打一百。衆將哀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肉。

三人
公
大
去

衆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魏續共來探視，成潛然下淚曰：非等則成死矣。憲曰：布只以妻爲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遶壕邊，吾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丈夫也。可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布所倚仗者，赤兔馬也。汝二人獻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報曹公。若何？三人商議定了大策。侯成暗來馬院，觀其動靜，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佯作追趕之勢。來到操寨，備言獻馬一事。宋憲、魏續，挿白旗爲號，準備獻門。操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去。榜曰：今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滅。如城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獻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將軍曹操。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諸將，一齊吶喊，震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盡戟上城，各門點視，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白

管之至
有今日
非人所
能為也

天是

旗插在城上曹兵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敵城裏城外箭如飛蝗砲
似驟雨從平明打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睡着宋
憲叱退左右先盜其書戟憲續二將齊上綁了呂布布急喚左右魏
續殺散把白旗一招大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也夏侯
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書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
張遼都在西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被生擒陳宮就南
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門樓上使人
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于側操令提過一千人來呂布
雖然身長一丈被數條索縛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曹操喝
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少解寬王簿王必
趨進曰布劫虜也其衆近在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王簿不從
耳布見候成魏續皆立于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安忍反也憲曰聽
妻言不用將計安為厚也布默然先掣高順至前擄問曰汝有何言

陳官
無亦
而送
再見

高順不答操怒命推下斬之押退陳宮來操曰公臺別來無恙乎官
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爾如何事布官曰布雖無
謀不似你詭詐奸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官顧曰
布曰但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
何如官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操曰卿如是奈老母如
何官曰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于明公
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官曰吾聞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
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官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
遂步下樓牽之不任操起身泣而送之官並不回顧臨行操與從者
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官聞不言伸
頸受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之遷葬諸都史官有廟祠讚曰

不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今石論空負棟梁材韓王真堪敬

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亞父忠言逢霸王子胥刺目遇夫差白門樓下公臺死致令今人
發歎嗟

又嘆陳宮不識人忠義之氣凜然千古其詩曰

不識遊魚不識龍要誅玄德拒曹公雖然背却蒼天意誰似忠
賢日紅

操送官下樓布哀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虜何不發一言

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知其意令人押逼呂布來布曰明公所患不
過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憂矣明公為步將布為騎將天下不足

憂定矣操回顧玄德曰日布欲何如玄德答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下建
陽董卓乎操領之布日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今牽下樓繼之

布回首曰大且兒不記轅門射戟時即操人怒忽一人大叫日呂布

匹夫何懼死也視之眾刀斧手擁張遼至操教縊死呂布然後張首
有詩曰

夜讀三分傳堪嗟呂奉先背恩誅董卓忘義殺下原倚仗英雄氣
不從忠直言白門身死日猶自望哀憐

宋賢有詩歎曰

洪水滔滔滄海下邪當年呂布受擒時空餘赤兔馬千里護有方天
戟一枝縛虎望寬何太懦養鷹休飽恨何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
罵無恩大耳兒

羅隱絕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啖父爭如留取
害曹瞞

不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之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須臾。盜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獻上。呂布首級。操命押過張遼來。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我兩箇在濮陽那里相見。如何忘了。操大咲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引頸待誅。曹操劍下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于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也。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呂布聽婦人之言。不用陳宮之計。至于白門受縛。倪首乞憐。以視陳公臺張文遠慷慨就死。不及多矣。嗟乎。此亦殺丁原誅董卓之一報也。誰謂天道遠哉。

自古英雄惜英雄。雲長為文遠。不惜一屈膝于曹前。方是真惜。惜也。

曹孟德許田射鹿 第二十四回

曹操劍下。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于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性命保之。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曹操親自釋遼之縛。自與衣穿曰。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讐。遼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降操。操皆賜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有昌稀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各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盡將錢帛分犒三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勞大。必

老婦人。不。後此。亦。老婦人。不。

自有奸。慈語。好。慈語。好。

有。此。張。有。此。張。有。此。張。

當面見君畢。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玄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玄德稱謝。操換車騎將軍車。出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出征人員。各各封官賞賜。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舞于地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玄德不覺淚下。帝驚問曰。卿何傷感。玄德曰。適蒙聖問。因此傷感。臣先祖宗支。乃是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先祖劉貞。封涿鹿縣陸城亭侯。因此家緣流落。臣有辱先祖。所以下淚。帝敕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潁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州侯劉璋。璋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維。維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入偏殿。却叙叔姪之禮。帝贈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不由朕。王今得此英雄之叔。皇天指路矣。帝設宴待之。令曹操議定官職。操拜玄德左將軍之職。封宜城亭侯。玄德拜謝。恩畢出朝。自此皆稱為劉皇叔。操回府。荀彧等一班兒謀士。入見操曰。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恐無益于主公乎。操答云。玄德與吾結為昆仲。安肯外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之物也。操曰。好。亦交三十年。惡亦交三十年。好惡。吾自有主意。于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日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行王霸之機乎。操曰。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吾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沛可見矣。一日

此序也

帝曰田獵恐非正道乎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于天下今四海擾攘之秋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于弓馬之間爽神暢體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困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至于公卿不可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即上逍遙馬帶雕弓金鈇箭排鑿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挿箭內穿掩心甲各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鑿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在背後看了人馬兵器無不稱奇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于許田操令軍士週圍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頭馬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惟天子可帶雕弓盡

中所挿之箭各有號帖惟天子用金鈇箭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觀

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射畢上馬忽見草

中趕起一兔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兔帝亦稱賀玄德拜謝上

馬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起一隻大鹿正中而來帝連射三箭

不中帝觀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鈇箭扣滿正中鹿背倒

于草中眾群臣將校皆謂天子射中踴躍而來同呼萬歲曹操縱馬

而來遮于天子之前以迎當之眾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

卧蚕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使出要斬曹操玄德會其意搖手送

兄弟各

玄德

小臣極

此許三國志

卷之四

長至。

德日投鼠忌器耳。操起姦計，自奏天子，出許都圍獵。將帝時時窺視，與帝相離一馬之地。其他心腹之人，週迴遠近圍侍，爾豈不知也。吾觀弟怒急止之，何也？乃見操心腹之賊，牙爪數多，倘失大事而未成，功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也。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姦雄，操賊大哥你看後必有禍矣。玄德曰：宜秘之，不在話下。却說漢獻帝駕還許都，歸宮室。至晚泣訴與伏皇后曰：可憐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催汜之亂，常人不愛之咎，吾與汝輩當之。得見曹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今獨專國政，此賊節生奸計多端，專權弄國，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見之，有若芒刺。今在圍場上，身迎呼諫，早晚圖謀必奪天下。欲至臨期，吾夫婦未知死于何處也。伏皇后曰：公卿子孫四百餘年，乃食漢祿者，竟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言訖，夫婦共哭于宮中，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殿曰：汝夫婦二人休憂，一人與你夫婦除害，以安國家，以保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皇丈伏完也。帝掩淚而問曰：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完曰：許田射獵之事，誰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趙高也。帝曰：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國戚，不敢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若一泄為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董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于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然。伏完出朝，帝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后縫于玉帶紫錦襯內，自穿錦

禮自繫玉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論舅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于宮中。散心閑步。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繪于兩邊。帝指而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陛下開基創業。漢高祖皇帝。何爲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安得不知。帝曰。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乃斬白蛇于蒞礪山中。起義兵而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歎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損益不同矣。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也。帝指左右輔曰。此二相何人。立于吾祖之側。承曰。上首乃留侯張良。下首乃節侯蕭何。帝曰。此二人何功。立于側。承曰。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交付大事

千里之外。蕭何鎮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高祖常念其德。謂曰。真社稷之臣也。正當配享。帝回顧左右較遠。密與承曰。卿當立于朕躬之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爲贈。卿當衣此袍。繫此帶。當欲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賜之。帝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心腹人。去報與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速入朝。來看虛實。承出閣過宮門。操正來。急無躲路。立于路側。慄然施禮。操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令宣。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有何緣故。賜汝衣帶。承曰。因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靜。疑是密詔。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指左右。急解下來。操看了大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裏面望日影中細詳

如總

有箇大意思

燈花指路可能

看之。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答曰。小人焉敢。承當萬死。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何奪之。故相戲耳。操遂脫袍帶還承。承辭操而歸。到家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今裏外並無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良久。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昔用紫錦為纜。不知其故。于亮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而寢。忽然燈花卸落于帶。輕上燒着青襯。承驚醒視之。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故取刀拆開視之。乃密詔也。承大駭。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者操賊出自朕門。濫叨佐輔之塔。實有欺罔之罪。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爵。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合高皇創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姦黨。復安社稷。除暴于未萌。祖宗幸甚。槍惶破指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有漢室心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哀憐不已。藏于袖中。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將詔放于几上。自思滅操之計。村量未定。伏几而睡。將及半响。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敢阻。子服素與董承極厚。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在手。藏于袖中。遂大呼曰。你好自在。到睡得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張。子服曰。汝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而告曰。若兄如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矣。子服曰。吾戲汝耳。吾祖父累受漢祿。安忍負之。吾願助汝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

子服有心漢室

子服有心漢室

子服有心漢室

子服有心漢室

子服有心漢室

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密字。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為本。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吳頌來探。承曰。此天助也。教子服隱于屏風後。暫避之。承接入書院坐。茶畢。輯曰。田獵回來。君懷恨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頌曰。若有協助者。吾誓殺此賊。種輯曰。與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出曰。汝二人殺曹丞相。國舅便是。見證。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吾等死做漢鬼。不似你阿黨也。承笑曰。吾等正謂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使。願必酌矣。董承袖中取出詔來。與輯頌觀之。二公下淚。輯曰。何不早圖之。承遂請書名。子服曰。只此少待。吾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二人並入。關書名。承邀于後堂會飲。忽報

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故推病耶。吾非為餽饌而來。欲見一面。回西涼州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承速接上廳。禮畢坐定。騰曰。騰為西番

不時入寇。特來朝賀。就因添助人馬。今欲回。想國舅是大老元臣。故來相辭。何相輕也。承曰。賤軀痼疾。有失接待。負罪若山海也。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嘆下階曰。皆非杆石之才也。承見騰言感動。再拜回坐。問曰。公喚何人。非杆石之才。騰曰。田臘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乃國舅。近戚。猶自端于酒色。而不思報本乎。安得為皇家柱石之才也。承恐是詐。故歎曰。曹丞相乃棟梁也。吾何能及焉。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身。承緩言相探。騰

果忠義承曰請公看一物以見某之動靜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毛髮倒豎咬齒齟唇滿口流血騰曰汝若有內助之心吾即統西涼之兵以為外應承請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飲血為盟騰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諸矣承曰朝中大臣必得忠義兩全之人也若不得其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鴛序來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大事必成矣眾皆問曰某等未必有人將軍欲用誰耶馬騰其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至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首尾共七年事實

總評

計鹿示雉猶然指鹿為馬是趙高者始生之曹操而曹操者再生之趙高也雲長公忠義激烈奮殺逆賊真神矣佛矣即董承六人亦有心漢室者哉

青梅煮酒論英雄 第二十一回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在此何不承之承曰此人雖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爪牙安肯行此事耶騰曰觀玄德素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之中操迎萬歲之時雲長背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之閃羽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允吳頌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于心再容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逕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董承驚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開張立于面前玄德曰舅負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正當其理又恐曹操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恩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場

有人便
有心機

是大事
存作用

此亦老
少妙用

各得妙

中雲長欲殺曹公。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所
 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立于將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
 遂曰。舍弟見操借越故不容耳。承聞掩面而哭。玄德問其故。承曰。漢
 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也。玄德又恐是曹操使
 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亦何憂哉。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
 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言之。公何足詐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相戲
 耳。于是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
 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種輯。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工部
 郎中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既公有匡扶社
 稷之心。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玄德曰。既奉明詔。萬死不辞。承
 曰。請書大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
 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泄。其
 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自己燒
 雲長曰。兄不留意于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曰。非汝所
 知也。雲長但閑看春秋左傳。或演習弓馬。次日關張不在。玄德正燒
 菜。許褚張遼引十數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玄德問
 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
 操正色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
 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仰面大
 笑曰。適來見杖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
 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
 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
 治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貯青梅。一樽煮酒。三
 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

英雄論

玄德權
宋五德
賈如深
源便台
再變

玄德真
如神龍
變化不
可測也

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藏伏于波濤之內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龍發則飛升九天人得志則縱橫四海龍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試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叨恩相得仕于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史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奸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稱八後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笑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籍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如何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大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方可為英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指自己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霹靂雷聲大雨驟至備以手中匙筋盡落于地操見玄德失筋便問曰為何失筋玄德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乃天地之聲何為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玄德嚇過有詩曰

綠蒲園林春已終。曹劉對坐論英雄。玉盤堆積青梅滿。金盞飄香
養酒濃。匙筯落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樽前一語瞞曹操。豈
顧衝開走蟄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哭。多少人豈
落筋人。

大雨方住。見兩箇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入亭前。左右皆當不在。
操視之。乃關張也。原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張遼許褚。
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知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
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拔劍不入。曹操問二人何來。雲長答曰。聽
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
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噲壓驚。關張拜謝。須
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驚殺我兩箇。玄德以落筋事。說

關張

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懼雷。其理頗同。曹操奸謀之章。早

晚必有人在此窺覷。

吾種菜之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筋者。蓋懼

操言我亦英雄矣。予未能答。忽一聲雷震。只說懼雷使操看我如同

小兒。不相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玄

德扶頭。正飲間。人報曰。滿寵去體察袁紹。而回。操召入問曰。吾差汝

去河北探訪民物。何如。寵曰。民物如故。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

曰。愿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退守冀州。築城圍圈。圈上建樓。可

高十丈。名曰易京樓。易京樓在保定府雄縣境南臨易水積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

入不息。或被紹圍者。眾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

救。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于張燕。暗約舉火

爲號。裏應外合。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來城外舉火。瓚自

是以
不
爲

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火為號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遂被一火焚之後史官論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防身豈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眾完聚蓄保燕冀之饒繕兵耀武以臨群雄之隙合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哉

今袁紹得其瓚軍紹弟袁術在河南驕傲過度不恤軍民眾皆肯反術使人歸帝號與袁紹紹始于北方登基紹使人取王璽術約親送到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

玄德起身曰倘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絕擊術可擒矣日來日奏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拜差朱靈路以

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拿袁術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送玄德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變約自當馳書相報也承曰公宜掛

念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開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身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身上青霄不受羅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開張慌

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郭嘉考較錢糧方回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告曰丞相令劉備督軍何意操曰欲截表術耳程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來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

入海縱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也以嘉觀之非久為人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

重報仇
世過老
竟不
大耳
兄弟也

人言。一日縱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閑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事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彼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閑張獻于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閑雲長襲斬車出

要去趕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操大喜。遂命許褚帶領五百軍連夜來趕。却說閑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玄德曰。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圍繞。令閑張各執軍器。立于兩邊。許褚至近。見嚴整甲兵。入見玄德。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來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君况又蒙丞

刑言再
下他
不

相之一語乎。你回去替我稟覆丞相。有程昱郭嘉問我索金帛。不曾相贈。因此于丞相前。以讒言譖我。故令汝趕來擒吾。若無義義之輩。就此處砍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未嘗忘也。汝當速回。善言答之。許褚觀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退。遂行許褚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于劉備處覓金

老瞞亦
只得如
處

帛不從。因此含冤于心。每于吾前。讒言譖之。此何理也。程昱郭嘉以頭頓于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也。操笑曰。彼既去了。若再追恐成怨恨。吾不惟汝等。汝等勿疑。二人辭去。此事曹公半疑半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了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袁術。知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高山去了。術勢甚孤。乃作書。請帝號于袁紹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携。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烈疆宇。此漢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蕪之耳。表氏受命當王。符瑞顯然。今君權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號。請兄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玉璽。續當獻上。弟謝百拜。

袁紹亦有篡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表術來到。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看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兩員將戰。不十合。張飛大喝一聲。鎗刺紀靈于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關。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欲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投降。小兒曹丞相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席編履小兒。安敢輕我。引兵趕來。玄德與步兩路軍殺出來。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高山雷薄陳蘭劫盡錢糧草料。玄德迤邐趕來。表術四下無路。欲回壽春。又被群盜所襲。術乃住于江亭。只有一千餘眾。皆老弱之輩。時當盛夏。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食不下咽。乃求蜜水止渴。危人口。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于床上。大叫一聲。吐血斗餘。倒于地上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心是野
之張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表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遍臥空床吐血亡。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于

信順乎天。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而與忠信。變許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得玉璽。赴許都獻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却說

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玄德見一路人民流散。隨處招諭。復榮來還徐州。朱靈

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叱退二人。荀彧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約旨。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于甕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即差人

去請玄德。陳登回見父。言車胄奉曹公之命。欲殺劉使君。珪曰。吾兒先報玄德。登曰。兒子已定計了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父命。來報

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來。玄德在後。張飛

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甕城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兄

知必便不入徐州。殺車胄。我有一計。乘夜間。扮作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張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那部下軍。原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開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之。倘或有奸詐。胄乃上城。圓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答應。只怕劉備知道。疾快開門。看看卧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自披掛了上馬。胄生得面如紫礦。手似鋼鈎。提古定刀。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軍分兩邊。車胄大叫。文

遠何在。中間關將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喝一聲。匹夫安敢懷心殺
玄德也。車胄大叫。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
登亂箭射住。車胄遶城而走。雲長趕來。本要活捉。手起一刀。砍于馬
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
無寬。投降免死。諸軍棄甲。拋戈拜于地上。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
迎玄德。後人有詩曰。

粗豪車胄運機籌。要害仁慈劉豫州。願得雲長施義勇。青龍刀劈
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公若
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
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胄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
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日後興兵來問罪。將何以辯。陳登曰。只有一
計。可退曹公。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下惟英雄難識。亦惟英雄難論。曹瞞一味賣好。玄德率性。恠
果孰英雄哉。種菜畏雷。即是英雄作用。老奸邪。裡曉得。

曹公分兵拒表紹 第二十二回

玄德問陳登求計。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四郡。帶
甲軍士有百萬。文官武將不可勝數。可寫書呈差人。往冀州表紹處
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
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養老官人。桓帝朝爲尚書。乃康城高密
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表紹三世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
玄德遂同陳登親往鄭玄家拜求書。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差孫乾往
表紹處下書。表紹備細問徐州之事。孫乾一一說了一遍。呈上書。其

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伏策之棟樑。賊臣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如久滂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立伊尹周公之蹟。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愿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容耳。紹曰。吾聞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與兵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一人出班諫曰。其人英傑。見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豐。字元浩。乃帳下第一箇謀士。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兵屯黎陽。沿管河內。增益舟艦。繕置器械。分遣精兵屯札邊鄙。令彼不得安逸。三

走第
計用

年之中。大事可望而定也。又一謀士曰。不然。紹視其人。忠烈慷慨。相

是亦
亦

貌端莊。魏郡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書之法。一計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曹賊。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難圖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沮名受。出口益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其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操迎天子。安營許都。今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妙勝之策。不在強暴。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豈比公務資坐受困者不同。今棄萬安之策。而興無名之兵。竊為明公懼之言未畢。謀士郭圖出口曰。非也。昔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豈曰無名。以公今日之強軍。士精練。將士奮勇。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禍。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監軍之計。計在提牢。而非見時。知機應變也。愿主公從鄭尚書之言。請與劉備共仗大義。剿滅操賊。上合天意。

意也無
如何成
得大事

何必替
他憂慮

一、一、一、
不、不、不、
不、不、不、

永能料

老知喜
不候事

下順民情。明公詳之。田豐沮授堅執不肯與兵。審配郭圖方勸起兵。四人爭論未定。忽然許攸荀諝二人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二人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救劉備。滅曹操。起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二人素與田豐沮授不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觀之。田豐沮授低頭不語。審郭以目送之。二人齊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動兵。操亦至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與兵。紹令孫乾先回書答。我這裡一面起兵。你那裏亦作準備。孫乾回報玄德。紹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諝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該精兵十萬。徐徐養力。遙望黎陽進發。黎陽漢縣名。今滄州是也。屬大名府。却說曹操在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據住徐州。結連袁紹。今起大兵。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曹公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太守孔融。陞為將軍。見在許都隨朝。

聽知袁紹動兵。來到亦來相府。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不宜加兵。只可求和。操問衆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耳。何必求和。孔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上廣民彊。田豐許攸為智謀之士。加之審配逢紀盡忠臣也。又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沮授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皆世之名士。何以袁紹為無用之人乎。或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知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是以知袁紹無用之徒耳。孔融嘿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耳。喚前後兩營軍官聽命。差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劉備。操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

因表紹
無三張
以至如

張聲勢分付不可輕敵待我破了表紹再勒兵來破劉備矣劉備王
忠頗兵去了却說曹公引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
溝高壘密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許攸不平
審配頗兵沮受又恨紹不用其謀迺相不和不圖進取表紹心懷疑
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
屯兵河上河上黃河南岸地曹仁總督大軍屯于官渡官渡城名在
開封府中據操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五萬軍離徐州一百里下
寨中軍虛打操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聲息曹公差人催攻徐
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動只得等河北消息劉岱王
忠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併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
岱曰我是主將忠曰我和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推使曰你
兩箇拈鬮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自去分軍馬一半來攻徐州

未分勝負如何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軍馬到來離城不遠請陳登商議玄德曰袁本初
雖有十萬之兵在黎陽爭奈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曹操不知在何處
黎陽軍中無操旗號此城外却有他幔帳未見端的登曰曹公詭計
自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故不建旗號令在此設帳中間進兵
必無曹公玄德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飛曰小弟愿往玄德曰汝
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將來玄德曰操雖漢賊托
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是造反飛曰若如
此論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倘
惡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
風玄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

見得明

老張爽

效話

鳳
北得鳳

彼百戰百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賊池無糧食且軍士皆
 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本初耳未勝不敢妄動雲長曰
 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于
 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忠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冬初陰
 雲布合雪花亂飄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與王
 忠打話忠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說話說
 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閑將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鎗來迎兩馬相
 交閑將撥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閑公撥馬回來大叫一
 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撥回馬便走閑公左手倒提寶刀用右
 手揪住王忠勒甲縲拖下鞍韉橫擔于馬上回本陣來兩軍吶喊王
 忠軍走諸軍趕上奪得百十匹馬其餘奔走閑公叫休趕綁縛王忠
 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爾乃何人見居何職敢詐稱曹

徐州
已為
中
所
殺
者
飛
于
檢
失
于
檢
點
老
張
快
人

細
人
計
有

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內
 近在黎陽催併前來忠實非將軍之對手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
 監下待捉了劉岱商議閑將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來獻之
 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
 可解和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
 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
 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
 恐壞了他性命誤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軍三千
 跟將去飛引兵前進却說王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守不出張飛每
 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
 生一計教手下傳軍令今夜三更去劫寨柵日間却在帳中飲酒詐
 推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來

果應他
言
被他說
去

此都
玄德
人及
不

不
來
再

謝
更

祭旗暗使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出營。逕報劉岱。張飛自使人暗地裏窺視。望見過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兩路軍却裏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岱見降卒。身體皆損。並聽其說。虛割空寨。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岱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捨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人。却不見人。張飛兵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殘敗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迴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鹵。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廓迎之。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爾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悞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昨因車胄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受丞相大恩。常思報答。恨無用命之路。安敢反朝廷也。二將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訴。備等之幸也。劉岱王忠拜謝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于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少。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郭。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分曉。捉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諛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顛。張飛睜眼挺鎗。便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又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是。操自來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自回關。雲長見玄德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

卷之三
三十九

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將其糜二夫人往下邳其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公盡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爾何用喝令推出斬訖報來劉岱王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善將兵者必有獨見獨裁表紹漫無主張人各一說師各一心安能成事哉

劉岱王忠命懸旦夕玄德不殺示其恩也翼德攔住示其威也恩威相濟此中妙處不許淺人闖入

禰衡裸體罵曹操 第二十三回

曹公命推出斬之孔融至教留人見曹公曰劉岱王忠非劉備殺

故遭擒之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丞相不明也操教免

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

來春未為晚也張繡劉表亦可使人招安其人必來降矣操然其言

破劉備且待凍消春暖先遣二使招安劉表張繡操遣劉曄往說張

繡劉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有漢高祖之風賈詡大喜

留劉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

報表紹有使至命入投下書信亦是招安張繡問使曰近日興兵

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荆州劉表與將軍有國

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

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繡曰方今袁彊曹弱

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先與操

有讐何能收留乎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

下

賈詡語
本之言

三亦是有
運論

好雄

此亦封
意

有不平之
意

生明
所欲

下其宜從一也。表紹雖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雖蒙
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
宜從三也。惟願將軍無疑焉。張繡曰：乃聽君言，請劉曄相見，詔回家
請劉曄與繡相見。曄稱曹公之德，若說舊怨，安肯使其來結好將軍
乎？于是盡醉。張繡拜賈詡等，往許都降曹公。繡拜于階下，操慌自扶
之，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繡再拜，操與繡盡日飲宴，封繡為
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却說荊州使命回說，劉表懷疑不決，
未肯歸順。繡曰：某作一書，可請能言會說之士，前往必諧矣。孔融曰：
某家有一人，乃平原人也，姓禰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
物，出語傷人，幾番欲薦于丞相，誠恐此人冒瀆，舊和劉表交游甚厚，
可使此人去，操使喚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天嘆曰：天地雖闊，何
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之英雄，何謂無人也？衡曰：
願聞其一言，其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皆機深智遠之士，雖蕭何、陳平
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
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
之福將，安得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苟或
可使弔喪問疾，苟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開門閉戶，郭嘉可使
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
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
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
子孝呼爲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操怒曰：汝有
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九流三教之事，無所不曉。上可
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胸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可與
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拔劍欲斬之。操曰：吾止少一鼓吏，早

此平三自志

卷之八

三

不遠老瞽

真氣

此六

人

語

表見

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融亦惶惑而退。遼曰：此等小輩，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禰衡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賀，操于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朝賀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坐客聽之，莫不慷慨。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皆露。坐客各掩面，衡乃徐徐着襪，顏色不變。復擊鼓三搥，操叱曰：廟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以此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貞潔之人。操曰：汝為清潔之人，何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欲斬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殺鼠耳。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從。操執備馬三匹，令二人扶而去之。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何為吉行而哭之？衡曰：行于死柩之中，安得不哭？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丞相尚以為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污刀耳。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裸蟲耳。眾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誦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祖不通經典，心性甚急。有人問表曰：禰衡戲謔王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之，收天下人之心，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殺之，以為我害賢而陷我于不義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操知。

此破敵可也

我有識也。蒯越蔡瑁盡稱其善。時表紹亦遣使至。令使下于館驛。次日問衆文武曰。表本初又遣使來。曹操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也。重在于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故將軍擇其善者從之。今曹公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將軍也。此乃萬全策也。表狐疑未決。語嵩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却作商議。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賜嵩一官。若不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且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復為將軍死。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拜表到許都。見曹操。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

觀之

大守

太守遣回荊州說劉表。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也。彧服其高論。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也。可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願良曰。嵩未去。先有此言矣。劉表遂放之。人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二人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胡曾詩曰。

黃祖才非長者。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雕。同聲異。

氣言觀麗則永監姪費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鸚鵡洲邊鸚鵡洲在武昌府南離磯西大江中尾直黃鶴磯北

黃祖殺因此不順曹操操在許昌聽知禰衡受害大笑曰腐儒舌劍

反自誅矣便欲興兵問罪于劉表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三勸吉平

操欲便興兵荀彧諫曰表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捨

心腹而顧手足耶可先滅表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

之且說董承自從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自

元旦朝賀處見曹操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舅

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平來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漸可

平日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

在二人共飲飲至數十盃董承覺困倦就卸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

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

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一萬

從北殺來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

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

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愿從君言隨即傳令喚家奴

各人收拾戰器承亦自披掛綽鎗上馬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

進兵夜至二鼓衆兵皆至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

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霎然覺來乃南柯一夢口中猶

罵操賊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平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

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于曹公之門心中未嘗忘

漢其終日見國舅嗟呀不足不敢動問却纔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

董承直

父子承

董承

汝來試我。吾不敢盡情相告。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信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備細說了。今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一命只在某手裡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瘋。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其侍妾雲英在于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于冷房。慶童恨承。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換入靜室問之。慶童入。王子服哭于蘭軒。吳碩馬騰六人商議。必然謀丞相。承將出自縊六尺高字。不知道寫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曹操留慶童于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往他

方去了。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入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命合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操卧于牀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鏡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使上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操迟曰汝既讀儒書。必禮義。平曰安得不知。操曰君有疾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欲藥。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真藥。何必先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推跌于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試汝果有此心。遂喚二十箇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坐于堂上。將平縛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畧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托身于吾之門。瞻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吾欲殺

此平三國志

不。死。定。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塔。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赴。宴。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于。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日。筵。中。無。可。為。樂。權。為。衆。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衆。官。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于。塔。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于。地。喚。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情。過。王。莽。伎。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覩。如。坐。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推。赴。出。外。使。人。回。報。曰。教。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神。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人。下。塔。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講。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子。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同。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有。者。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毒。我。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一。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操。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病。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曰。矣。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塔。下。此。為。三。勘。吉。平。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吉。平。實。子。服。等。面。面。相。覩。如。坐。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推。赴。出。外。使。人。回。報。曰。教。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神。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人。下。塔。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講。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子。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同。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有。者。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毒。我。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一。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操。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病。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曰。矣。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塔。下。此。為。三。勘。吉。平。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不。死。定。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塔。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赴。宴。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于。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日。筵。中。無。可。為。樂。權。為。衆。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衆。官。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于。塔。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于。地。喚。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情。過。王。莽。伎。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覩。如。坐。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推。赴。出。外。使。人。回。報。曰。教。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神。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人。下。塔。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講。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子。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同。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有。者。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毒。我。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一。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操。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病。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曰。矣。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塔。下。此。為。三。勘。吉。平。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汝汝托身于汝門下。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塔。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赴宴。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日筵中無可為樂。權為衆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衆官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于塔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于地。喚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情過王莽。伎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覩。如坐針氈。操教一而打。一而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推赴出外。使人回報曰。教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神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人下塔。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講。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子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同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有者。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毒我。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一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操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病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曰。矣。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塔下。此為三勘。吉平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想福生原且英雄氣。氣能骨故心慧。口快把老瞞。半生豪強。一旦盡掃。然則漁陽三搥亦可當鳴鼓而攻也。

操惡貫盈其病已入膏肓。若吉平醫國手。用一貼毒藥。斷送了。則沉疴立起矣。誰使慶童作鬼老奸作病。流毒更甚哉。

曹操勒死董貴妃 第二十四回

吉平于塔下大罵口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矣。吾已拿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不交問。操曰。誰使汝來藥吾平曰。有操曰。吾今便放了。你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上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操教取截刀來就指下。截去九指。操曰。一髮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過了。也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此亦留殘疾之軀。平曰。汝釋吾縛。吾自從同謀之人說出。操曰。釋之何碍。平欠身望闕拜曰。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歎曰。

奮然興義膽。應不為功名。嚼指圖國賊。捐身救董承。有謀親進藥。豈懼獨遭刑。至死心如鐵。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逃奴在此。便欲誅之。操曰。不可下手。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何敢如此。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以誣董承也。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抗拒乎。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也。操喚左右。拿下。便差二十人去董承卧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衣帶。

不
天
不
天

不
天
不
天

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老小盡皆監下。休教走透一個。操回府聚眾謀士。操出詔令荀彧看。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彧曰。主公能威震四海。號令天下。若蓋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絕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衆。彧曰。丞相之意如何。操曰。不誅之反。豈得誅族乎。彧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子服等老小入官。明正反逆之罪。次日打。逐各門處斬。良賤皆死。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無不下淚。操帶劍入官。來殺董貴妃。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討逆無成禍已招。冤魂七百恨難消。非因操賊多機變。只爲天公祥魏朝。

貴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中。正與伏

后論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劍而入。帝急待

離體。操曰。董承如此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

董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朕躬不知。操曰。忘了破惜修詔。帝不能答。操

令武士去擒董貴妃。操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喝牽去。斬之。帝告

曰。董貴妃五個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叱之曰。若非天意。吾已滅門

矣。尚留此女爲吾後患。后告曰。賤于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

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讐。帝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教取

白練。至于帝前。帝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操怒

曰。猶作兒女嬌態也。速令武士牽出。勒死于宮門之外。靜軒詩曰。

跋扈強臣震主威。美人魂逐落花飛。目中天子同兒戲。何況區區董貴妃。

操遂喚監官囑曰。但有外戚族。不曾稟奉于吾者。輒入宮門者。嚴

此評三國志 卷之四 三九

忠孝
除惡
獲耳

忠孝
除惡
獲耳

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曾與董承來往者並黜。退重者類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總領之。操與荀彧曰。今董承承等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誅。荀彧曰。馬騰見屯軍于西涼。未可輕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焉。徐誘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也。彧曰。與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救于袁紹。若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劉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長成。急難動搖。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必不動也。何必憂乎。彧曰。紹雖不才。田豐沮受。審配郭圖許攸逢紀之輩。皆有奇謀高見。倘紹信之為禡。不輕矣。操猶豫未決。見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爭奈有袁紹之憂。未可動也。嘉曰。紹性遲而多疑。未決。他手下謀士各相妬忌。何必憂之。劉備目今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精兵一戰而可定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起精兵二十萬。東征劉備。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叱馬奔冀州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來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運來下邳。先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于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修書。便遣孫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即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紹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某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今命在旦夕。豈暇論他事也。豐曰。主公如此言。是何意。故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小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

田豐
欲進兵
欲少變
軍安得
事

言不
可
可

死管
無惡福
惡

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曹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若將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保萬民。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勿取。反受其咎。某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知如此最好。爭奈我心中恍惚。去之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之中。惟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此事。恐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歎曰。遭此難遇之時。惟有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脚頓地而去。孫乾見紹不肯進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乃大哭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哥哥勿憂。兄弟獻一妙計。必破曹公。曹兵若來。必然困乏。不等他來。下任寨。先去劫寨。玄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提劉岱。果有此妙策。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來。必然便成。此記當晚去劫寨。商議已定。却說

曹公引大軍往小沛來。正行之間。任風驟至。曹公馬前。忽一聲呼。大風吹折牙旗一面。操曰。作怪。便教軍兵且住。喚謀士問吉凶。操自己至帳了。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旗乃青紅二色。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纔東方牙旗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劫寨。靜軒有詩歎曰。

仁心帝胄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折旗先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吾。當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創營寨。餘眾四面八方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神妙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

卷之七

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明喊聲。齊舉。張飛知是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下軍馬殺來。團團圍定。張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手下兵。原來舊是曹公管的軍。盡皆過去了。飛見軍去了大半。飛在忙中。逢徐晃兩馬相交。戰到十餘合。後面樂進趕到。張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邳。却被曹公自引精兵當住。飛尋思無路。望芒碭山而走。却說玄德引兵正去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德棄小沛。却取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山塞野。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表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投表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遂

青州而走。二百餘里。晝晚到青州城下。青州刺史乃表紹長子。表譚。素敬

玄德。見匹馬到來。開門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說曹公勢不可當。故棄城并妻子。逃命至此。譚乃再拜。留于館驛中。任劄發書報父。表紹引兵五萬來迎接。玄德表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表紹離鄆郡三十里來接。玄德拜伏于地。紹慌答之曰。昨為小兒患病。有失救助。心甚不安。今幸得見。大慰平生之想。玄德曰。劉備取窮。欲久倚托門下。今被操所攻。妻子失陷。想將軍納士如流。故不避羞慚。遠來問紹。乃望收留。當當補報。紹大喜。並馬入城。同居冀州。且說曹操當夜棄了小率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弃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了發兵取下邳。荀彧曰。關羽保劉備家小。死據此城。我兵務在速取。如若遲緩。恐被表紹所窺耳。今速發兵誘羽出戰。羽可擒矣。操曰。羽人材武藝勇冠三軍。吾欲得之。以為已用。郭加曰。吾知關羽義重。必不肯日。先以兵圍之。若事急。彼方肯降。張遼曰。某與雲長一面之交。某在下邳說羽來降。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表紹以言詞說也。其有一計。使他進退無門。却用文遠說之。雲長自然歸降。丞相不知其計。地何且聽下回分解。

鍾伯敬先生評三國志四卷終



